

话说

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社会名流烙印在老坟岗的记忆中

京汉、陇海铁路交会于郑，人流和物流在这里聚散。距火车站不足1公里的老坟岗，即由一个地理概念转换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民俗文化在这里张扬，诸多社会名流、文化人、艺人历史性的脚步与身影，烙印在这块百年民俗老坟岗的记忆中了。

蒋介石在冯玉祥主豫期间三次到过郑州。1928年郑县刚改为郑州市，蒋介石便大驾光临老坟岗，那是当年的2月18日。其时冯玉祥在豫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

1927年7月27日，他决定将郑州直隶州改

郑州市（郑州是1903年由

县改为直隶州的）。蒋介石

来郑是应冯玉祥之邀，第三次

晤面会谈。1930年，蒋冯

反目。冯拉上阎锡山为一

方，向世界通电讨伐蒋介石，

“阎冯”讨蒋大会就是在

碧沙岗北伐烈士陵园的

烈士祠召开的，冯玉祥主持

大会，阎锡山宣读讨蒋檄

文。这场“蒋阎冯”大战，史

称“中原大战”，是中国军

阀最后一场混战。混战以张

学良助蒋击败阎冯而告结束，

历时8个月。郑州也于

1931年3月1日经国民政府会议

批准，撤市为县，一直到1948

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才又

改为郑州市。

周扬、田汉分别在1953年与

1956年到过老坟岗。周扬时

任文化部副部长，田汉是

中国文联副主席。两位文化

官员到老坟岗是对地域文

化、民俗文化的一种关注。周

扬由郑州市市长宋致和陪同，

在大坑戏院看了市豫剧团

的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

田汉来郑到老坟岗先看越

调剧团的演出，后听王国宝

的评书，也是由市文化部门

领导陪同。那时王国宝已经

有了像样的说书场。据在场

人回忆，王国宝听说田汉来

听书，很是紧张，一开始“书

帽”都没说好。后来田汉

摇着扇子说：“老王啊，你

就把我们听说书的当成木头

疙瘩。”田汉一说这话，大

家都笑了，王国宝也笑了。

然后，他精神一抖，惊堂

木一拍，两眼一眯缝，《水

浒》开始了：“那雪下得

正紧，豹子头林冲点了草料

场，直奔梁山而去……”田

汉带头鼓掌，接着王国宝

眼一亮，眉一横，又说了一段

《智斗老财》。说完这段话

书，田汉热情地与王国宝

握手，鼓励他“评书大王

名不虚传，赶明儿请您到北

京说书去”。

在那个年代，郑州市仅有

的越调、曲剧、豫剧三个团

都在老坟岗的戏院演出。演

员们居住在老坟岗对面，即

现在的人民公园里的旧祠堂

内。唱河南坠子的“河南三

刘”刘明枝、刘桂枝、刘宗

琴，“一于”于忠霞，“河

南二马”评书艺人马素芳、

马仲山，相声演员刘化民、

郭稽东等都在市曲艺说唱团，

团址又都在老坟岗。坠子书

棚，曲艺厅也都在老坟岗。

周扬和田汉的到来，带来

中央有关宣传工

作的精神，宣传工作的大政

方针和指示，是对民俗艺术



赵富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作的精神，宣传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指示，是对民俗艺术和著名老艺人的肯定和鼓励。

侯宝林来郑州演出过两次，第一次是1957年，演出地点在老坟岗对面的河南人民剧院。演出空闲时，他由省、市文化部门领导陪同逛老坟岗。第二次是与马季1962年的冬天来郑州演出的，他俩的身份是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的著名相声演员，演出地点也在河南人民剧院。当时的票价是一元一张。那时一元一张票，应是很昂贵的，但戏院外购票者仍排很长的队买票，为的是一睹侯大师风采。

39

白领

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罗想和林青青在电话里疯狂地吵了一架

罗想问：“你找我？”严立达问：“你想和我说什么？”罗想咬咬嘴唇：“咱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你是不是也要谈这个？”严立达略一沉吟：“听你的。”“那就明天吧，行吗？”严立达说第二天上午他有会。于是他们定了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在街道办事处门口见面。

罗想忽然反身进屋，很快拿来一张纸：离婚协议书，“你看看。”严立达接过来很快浏览了一遍，把协议书还给罗想。

“你离开这个家，你同意？”“同意。”“存款咱们俩一人一半。”“同意。”“屋子里的东西你要什么可以拿走。”

“同意。”“那……那你住到哪儿去？”“我记得你说过，在我没找到地方之前，还可以住在这儿，这句话还有效吗？”罗想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罗想没有去上班，她请了一天假。快中午的时候，朱朋石来看外孙女，罗想告诉姥爷自己一会儿要出去。朱朋石说没关系，就是来看她一眼。

爷孙俩在客厅坐下，朱朋石端详着罗想，说她气色不坏，没瘦。罗想安慰姥爷，说自己比过去还重了两斤。正说着电话响了，罗想拿起话筒“喂”了一声。“罗想，你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林青青靠在自己那张巨大的大床上：“喂，罗想……”话筒里没有声音，她接着说，“罗想，你听我说……”咔嚓一声，电话挂了。

罗想站在电话前一动不动。朱朋石有点儿奇怪，问谁来电话了？罗想不回答。

电话铃又响了。罗想不接，朱朋石愈发奇怪，问：“要不要我来接？”罗想突然抓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万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青青蹙起眉头：“我打电话是要问你，你不是流产了吗……”“你怎么知道？是严立达告诉你的吗？”罗想追问。“这个你就别问了，我想你心里一定很难过，我希望你多保重。”罗想发狠道：“林青青，你是个不要脸的婊子！”

朱朋石看着外孙女，目光中露出惊诧。

林青青从床上一跃而起：“罗想，我告诉你，我是看你可怜，不想和你计较，你要再骂人我可可不客气了。”罗想万分轻蔑：“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要脸的贱货。”“你算什么东西，没人要的东西。哭去吧，活该！”

罗想气得直哆嗦，“啪”地把话筒摔了。林青青挂了电话，脸上浮起一丝刻毒的笑意。罗想站立着，沉默着，一动不动。

“小想……”朱朋石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罗想完全忘了姥爷还在身边，她扭头看了一眼，眼神干巴巴的：“别，别说话。”

朱朋石想缓一下气氛：“对不起，我可以咳嗽一声吗？”罗想不出声。

朱朋石呆望着外孙女。罗想忽然问：“知道是谁来的电话吗？”朱朋石摇头。

“那个婊子，臭婊子！恬不知耻的烂货，不要脸，下贱的东西……”朱朋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满口脏话的女人是他的外孙女吗，他不知该说什么，只得说：“小想，别，冷静点儿，咱们不要受她的影响……”

罗想紧咬牙关：“我很冷静。我就是要我死！”“你说谁？”“严立达。”

朱朋石完全不知所措。罗想转身，冲向餐桌，一把抓起桌上的那张离婚协议书，嚓嚓嚓撕得粉碎……

39

刑事

侦探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魏大若能听到何魁的叹息声

何魁：“魏局长，你别以为我就是铁石心肠，自从来到延江，我的内心，从来就没有轻松过。”

魏大若：“所以你想用你的医术，用替病人垫付医药费来求得你内心的平衡。

请问，你内心平衡了吗？……你能说谋害我妻子的那起车祸与你无关吗？”

“车祸？”何魁一愣，随即说，“我一直等待着恰当的时机，没想到来得如此地快。”

“你的意思是那起车祸，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意外？”

“难道你以为我会去制造一起车祸？”何魁反问道。

“如果你有同谋……”

“没有，我没有同谋。”

何魁的情绪忽然地激烈了起来，竭力地否认着。

魏大若冷冷地看着何魁，他明白此刻何魁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还需要我给说谁是你的同谋？”

何魁紧紧地咬着牙齿，一言不发。

魏大若走了几步，停下来，看着远远近近的夜，低声说着，“那起车祸，是你父亲的另一个儿子，该说是你的同父异母哥哥制造的。他的名字叫官冕，原先也是一位正直的，有能耐的警察……后来离开了警界，来到延江，开了一家类似与私家侦探所之类的调查公司……他也是在为他的父亲寻求报复……”

何魁没说话，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想起弟弟在给他的邮件中说的话：“哥，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和你坐在一起，面对面，喝杯茶，说说话，这在常人眼睛里是太平常太简单不过的事情，可在我们兄弟之间，简直就

是奢侈到了极点的想象……我有时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值得……我们爱我们的父亲，爱我们的母亲，可，父亲最终的结果，是罪有应得。这一点，我想哥你也明白，可我们怎么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呢？总是一心想给父亲报仇……许多时候，我在动摇，我在犹豫，我在退缩……我想，不管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了报复，我们就都成了罪人……良心和法律，一样也逃脱不了……惩罚……哥，我已经很疲惫了……面对那么多善良的人，我每个晚上都无法入睡……哥，我快崩溃了……”

魏大若能听到何魁的叹息声。

何魁到了此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保护官冕，保护他的哥哥。没想到魏大若在来这里之前，就掌握了官冕的一切。

魏大若看着在夜色中，在月光下颤抖着的何魁，“何博士，人就是这样，就拿我来说，若是我所做的工作，要拿我所爱的家人作为代价，或许我真的会放弃要去做那项工作的。可事情总是在没有出现之前，即便有许多种可能性，毕竟还没有发生，那么，我去做

了……法律的公正和良心，是需要代价的，可你们兄弟俩，不该选择我的妻子，而应该选择我，这才是一个男人做的事……我钦佩你的才华，我也清楚你有善良的一面，并且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你是善良的，可罪恶根植在你的心上，你无法治疗自己，渐渐地，你就成了一个懦夫……你选择了我的妻子下手，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魏大若看着天上明亮的月光，月光如水般地倾泻在楼顶上，似乎这个地方距离天在咫尺之间，伸手就能摘到天上的星星……生活美吗？

一阵警笛的鸣叫声冲进了医院。

39



反贪局长
村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人物

传记

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朱雅芬老师收下了我这个学生

大人喜欢小孩子时，他们能感觉到。我马上感觉到朱教授理解我。她夸奖我身上穿的军装，而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得意的一套。她很温和地问我，腰带上的玩具手枪会不会影响我弹琴。我把玩具枪卸了下来，交给父亲。她还问我，正式开始前要不要去洗手间，又问我渴不渴。她教我放松。

在我接受的音乐教育中，“放松”是个新词。当我看卡通片时，我可以放松。当我弹钢琴弹着的时候，我可以放松。可当父亲看着我，评判我的演奏的时候，放松是不可能的。我害怕不能让他满意。而今天，我很自然地想要讨好朱教授。从她的口中说出“放松”这个词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意外的启示。在评判你的人面前放松？在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拒绝的情况下放松？

朱教授重复了一遍：“是的，孩子，尽管放松。想一想让你最开心的事，然后开始弹。”

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动画人物孙悟空。他能够征服任何艰难险阻，克服所有恐惧，最终总能转败为胜。我一下子放松下来，弹出了水平。

我弹完后，朱教授说：“你很有天资。”她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她的手势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会给你一本新的练习册，还有一首为下个星期准备的曲子。”

父亲问道：“他该学两首或三首曲子吗？”

朱教授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一首就够了。没必要紧赶慢赶的。”

父亲问道：“那比赛呢？他什么时候能够参加比赛？”

我的新老师说：“不用着急。时候到了，他

自然就能行。相信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很多年过去后，在我事业小有所成之后，我问朱教授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

她告诉我说：“事先就有人说你很有天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见到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她向我描述了我是如何彬彬有礼，在初次见面时如何很有礼貌地鞠躬。

她对我说，初次见面那一次，我用我甜润的尖尖的嗓音问她是否想要听我弹琴。

她回答说：“孩子，我当然想听。”

我迈步笔直走到钢琴前，在琴椅上搁上两个枕头，好让我触摸到琴键。

然后我开始弹一首难度极高的哈农钢琴指法练习曲。她说我的弹奏既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慌，我和钢琴的关系就好像其他小孩和玩具的关系一样。她说：“你是真正地热爱弹琴。对你来说，弹琴像是游戏一样，一出你已经玩得技巧极其娴熟的游戏。”

父亲不失时机地问道：“您会收他做学生吗？”

她的回答也一样快。“我告诉你父亲，你有天分，我会收你做学生。我记得当我说这话时，你父亲没有笑。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你父亲笑。他有他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而那些答案他立刻就想要得到。”

“您认为郎朗到底有多有天分？”

朱教授说：“相当有天分。”

他问她：“郎朗一定要在全中国钢琴拿第一名。然后是在全世界。这可能吗？”朱教授认识到了，和许许多多受到“文革”影响的父母一样，父亲把他的期望加在了我的身上。她欣赏他有话直说的态度：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他说出来的也正是他心里想的。

8



郎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